

朝野記言 十三

共十四

13  
1491  
13



門 1493  
1491  
卷 4-13

辭受 人事門  
高士 豪放  
聰明 夙成  
儀容 謙退  
慎默 氏族  
家法

樂善堂

朋友  
風習

十三



辭受

安子挺名應世蹄月窓又蹄烟波釣徒非義之食未嘗一  
接於口曰不義之財止於補家不義之食補五臟父母  
遺體不可慢也 秋江吟話

有僧敲生薑者先生不受曰汝賴此為生理而吾無可償  
故辭之 行錄陶言 有客有求而饋魚者先生却而不受曰  
我副君之求而受君之饋則近於貨也受君之饋而不  
副所求則豈安於心矧吾平日不欲以鄙瑣撓人之政  
其可徒受人饋乎 行錄陶言

良齋李德弘問孔子於朋友之饋雖至車馬不辭何也先  
生曰無可辭之義然則先生何以不受金而猜之驢曰



古人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其人有父母在吾何受之後聞而猶借諸其隣而納之不直可知

退陶言行錄

成惺元子敬為報息縣監成運先生居俗離山下先生構草堂未緝子敬以官木手往畢其工成聽松守琛聞之語一儒曰縣監以官木手往役私家私家亦恬然受之何也其儒以朱晦庵精舍事告之聽松曰必有是未安矣晦庵謀精舍安撫使聞之將以官力營立晦庵曰若然則吾寧不立精舍聽松此語與此正合

前言往行錄

栗谷先生在林泉日中不食子房問其故荅曰狼絕欲日中一食俄崔豎以載寧郡守送米豆先生不受子房問

曰狼絕却未有道乎先生荅曰國法贓罪甚嚴與受同律我朝守令非國穀無他物大抵守令之贈遺者皆不可受也崔豎之少時友也若以自家私物周急則豈有不受之理乎

遺事

宣廟壬辰李贊成直彥以獻納扈從在龍灣湖南守宰有餉夏扇者公具陳自劾曰此何時也可通問遺同列為之竦然敬歎

嶽谷集

鄭松江澈士辰自謫召還隨駕定州坐賓廳有宰相連姻宮禁者在座掖庭人自內致酒食宰臣以讓公公曰此乃公等所當喫大臣不可與即起避之雖平日不悅公者亦無不嘖嘖吐舌

文谷集

洪頤庵舜福天資耿介志節清苦妻祖金孟孫嘗為邑宰  
公偶過焉金曰君元來窮乏何無一物之求耶公曰官  
家之物公不當與我不當受金曰言則是矣些小贖行  
何妨於義乎公曰無已則蜂蜜五合狗皮半領足矣金  
即笑而副之及其歸家還之曰皮以鞍具慮有破絕之  
患蜜以長道慮有病渴救治之患今幸免此二患而留  
之於義不可故還送雖一事之微亦可見其操矣  
東儒

師友錄

光海朝任疎菴叔英退居奉安驛村鄭豈為關東伯過公  
宿見公飯粟曰君若以數束紙送我當推移填簿收送  
價未使公喫稻飯公曰此所謂防納者耶鄭曰此營紙價

也士大夫皆請受君無嫌也公正色曰輕納紙而重受  
未非防納而何故人久別相見可喜奈何以此事相勸  
鄭人慚名臣錄

崔遵川鳴吉當國時柳琳以善事朝臣得名時為統制使  
來謁公正色曰今以善事得名此甚未便吾家切勿他  
餉只送簡幅可也柳悚赧而退赴任後只送簡紙五十  
幅昆命集

有一北邊武宰餉貂皮崔相鳴吉召其人還付責之曰歸  
語再守此是昏朝餘風吾欲入啓請罪而今姑寬之後  
勿如是昆命集

仁廟癸亥李松郊蔡廉察關東趙玄谷緯韓時知襄陽府

見公寒甚遺以衣服公謝曰與公情義雖同骨肉職是  
庶問義不可受

明齋集

趙掌令克善謙虛好問雖不如已者悉以疑事咨之已有  
差過未嘗掩匿人或告之則喜而立改嘗曰大舜聖人  
也猶必舍己從人况衆人乎雖細事切不可自是而非  
人也口不言貧窶亦不肯求於人雖屑扇筆墨之微皆  
然嘗曰人生所享豐約自有定分雖束手端坐終不怕  
寒餓死也少時愛着韋帶從妹婚以半刺赴鍾城見其  
裝有韋帶具而欲請之忽念此亦利心遂默不言因錄  
其事而引上蔡屏去愛硯之說以自規遂不畜韋帶

泉集行狀

沈晚沙之源嘗語子弟曰吾為弘文應教時往一僚友家  
案有新曆百部我取數十部入袖可副鄉族之求僚友  
心動面赤蓋欲還奉則不可仍與則惜故也吾於其時  
留之既難取之又難趨趨因措至今悔愧自是以後人  
不與則不取汝曹宜懲吾以為戒也

公私見聞

顯廟甲寅右議政金壽興所啓士大夫大小之喪例有親  
知致賻之規而臣於去冬慘遭子喪親知雖有相問之  
義至於賻物則十歲前殤喪豈有此事忠清兵使朴振  
翰乃以軍木一同致賻臣忝在大臣之位若非媚悅則  
必是探試情狀可駭即為退送而決不可置之今有司  
考律勘罪如何上曰依為之

國朝典謨

臣及見前輩得聞其言則有云朝臣有與市井吏胥交好  
輒阻清望今日朝臣祿薄不與此輩交好則無以為生  
故能自拔於頽俗者鮮矣以故此輩一罹罪罰請囑四  
至極可寒心宜令兩司糾劾焉 九庵疏

高士

世宗壬戌年間有一男子為賤者服釣魚於長湍石壁下  
其所釣必鱸魚得則持往人家易食明日又得則之他  
家亦如是不必盡其直人問其名則曰我鱸魚父也時  
時解文字語人或詰之則故訖其語似不解文然天寒  
則必去如是者三四年竟不知去處江邊居一士人為  
伯恭道云 設聞錄

俞先生孝通有子娶於皇甫政丞仁世俗娶妻其豪富者  
必以珍寶盛之函擔以先導為禮物多者至於三四函  
俞子亦以二函為禮皇甫氏促函入對客開之皆書冊  
也滿座愕然後皇甫氏謂俞曰婚夕之函何用書冊俞

曰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婚夕之函何以不用書丹乎

青坡劇談

洪裕孫字餘慶蹄修叢南陽吏順致之子涉獵經史放達不檢不為科舉不為免鄉計家世清貧或不裙而行南陽守蔡申甫以其能文放其役即步歸嶺南謁佔畢齋先生曰此子已知顏子所樂處為人文如溱園詩涉山谷才挾孔明行類曼倩遊於寒暄一蠹秋江之間甚相友善以言得罪被謫

師友名行錄

成宗朝金寒暄為佐郎時謂辛進士永禧曰觀今士氣正如東漢之末朝夕禍起我則禍已迫矣請君速遁鄉曲辛公引去瘦山斜山下號安亭與南孝溫洪裕孫為竹

林羽士文章行義為一時領袖東南行過者無不禮於其門

景賢錄

崔猿亭壽城字可鎮自少有方外志年十九逃世遠遊遍觀名山水一日靜庵諸賢方會話崔忽自外至長揖不拜急索酒即與之決飲曰吾乘敗船幾弱心甚怖憐今飲之釋然也不辭徑去座中恠之靜庵曰敗船之喻指吾輩也顧諸君不知耳已卯後送書其叔父承旨世節勸乞外仕又寄詩曰日暮滄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承旨以其言上告即拿置極典

丙辰并碑

丁巳錄官雜記

成進士聃壽有至誠高識屏居父墓下布衣鹿食處之晏



如未嘗一至京師亦不以世族名胄自著故村人視之  
如田父也其任夢井觀察京畿迺至本州下令歷拜州  
人無有識其所者物色然後得之及至其門草屋蕭然  
不蔽風雨土床容膝坐客無席夢井歎息而去還家送  
方席十箇贈壽揮而去之曰此物不合貧賤之家也

孫集

成聽松守琛字仲玉丁父憂守墓三年日三上食躬報飭  
具晨起掃塋域焚香拜跪暮亦如之每值忌日先期一  
旬齋戒事母至孝已卯之士聲聞太盛先生憂之遂閉  
門不事科業家在白岳山麓於園北松林中等書室扁  
曰聽松獨處其中日誦大學論語手書太極圖以玩其

造化之原卜居坡山牛溪扁其堂曰竹兩宅邊樹桑柘  
不使養蚕曰使余扶杖倘佯其下綠葉成陰清風徐來  
如是足矣好者淵明詩且悅其為人有曠世相感之意  
臨終授其子治喪之禮且曰銘旌書初授主簿及葬司  
諫院啓請特加恤典上賜擲一節且命畿伯賻米粟  
給役軍

行狀

成守琛聽松守琛節孝先生人謂聽松似鶴節孝

似鷹云

日月錄

秀泉副正名貞息字正中號月湖又號嵐谷為學步理而  
後文為詩先格而後辭為德先內而後外行身不以尊  
嚴人如最貧儒士然善彈琴聽者無不淨出叅判金紐

曰手段正如澗邊梅花格即梧里之祖也 師友錄

趙龍門昱字景陽年十餘泛舟漢江文士多會令作詩即  
曰青山面之立漢水悠之下栽洋山水間誰是知音者  
一座驚歎已卯禍作詞而悼之曰兩雲交紛方陰霧凝  
平路險隘方山陵增下玉茫之方不見日鳳鳥飄之方  
馬可憑蓬萊棘林方萬里思飛騰自此有隱居之志嘗  
過文憲書院諸生請題名公只題一絕曰客路棲之久  
未還天教看盡海西山不須姓字留書院贏得狂名滿  
世間 明廟朝與成守琛曹植以德行聞特授主簿名  
臣錄

許草堂暉嘗於七月往就徐花潭敬德家則云往花潭已

六日即往潭墅則秋潦方漲不得渡一夕端稍減僅涉  
而至先生方鼓琴高咏許公情炊夕飯先生曰吾亦不  
食可並炊之僕入厨則苔滿鼎中許公惟問之先生曰  
阻水六日家人不能至吾久糜食故鼎必生蘚也仰觀  
其容了無飢之色 識小錄

金安老當國深忌徐花潭名重心欲害之見詩窓豁迎風  
足庭空得月多之句乃曰不過自修之士忮心遂止 五  
山說林

鄭北窓礪字士潔順朋之子也生而神異天文地理醫藥  
卜筮律呂算數漢語及外國語皆不學自通亦解鳥獸  
音雖千里外事有不念之即知十四隨其父朝京有琉

球使臣亦異人也在其國以易敷推之知入中國遇真人船路咨訪見先生不覺下拜出示小冊子記某年某月日入中國遇真人曰所謂真人非公而誰因請學易先生即以琉球語教之諸國人在邸館者爭來見之先生各為其國語應之如響皆驚駭稱以天人性不喜肉善飲酒數三斗不醉嘗臨金剛絕頂作嘯聲振巖壑山僧驚以為笛聲朝廷薦為掌樂主簿觀象監惠民署教授為拖川縣監棄官歸揚州掛蘿里當其父上變時力諫不聽又為其弟礮圖害處外以終坐化于 明宗四年之四十三蓋其悟類禪其跡類孝子其教人一以聖人為宗世傳先生之而能言又白日無影云其弟礮字

君敬號古玉少壯聰二十七歲從兄得修煉之學獨居三十六年不近女色嗜酒能詩善風鑑深於醫方不求進取年七十二亦微病坐化

本集五頁叟記言

退溪常戒子寫勿用碑只以小石題其前曰退陶晚隱真城李公之墓南冥曹植聞而哂之曰退不足以當此碑也如我輩稱為隱士有愧也

東閣雜記

曹南冥植尚節義有壁立千仞之氣隱遯不仕為文章亦奇偉不凡如請者千石鍾非大叩無聲萬古天王峯天鳴猶不鳴不徒詩韻豪壯亦自負不淺也獨惟其一傳而仁弘做得許多刑殺壞了百年倫紀蕭然龜山之於陸棠奈何乎哉

象村雜記

星官南師古曾語人曰今歲處士星無光不久而植卒

梁谷日記

李士亭之蕙稟氣異常或冬日赤身坐烈風中或十日絕  
飲食不病一日飄然入濟州之牧迎置客館擇羨妓薦  
枕指倉穀謂妓曰甬若得幸於李公當賞一庫妓異之  
乘夜約媚無所不至竟不被汚其於世上芬華聲利淡  
然無所好金繼輝謂李珥曰人或比馨仲於諸葛亮何  
如珥曰士亭非通用之才豈可比諸葛亮比之於物則  
是奇花異草珍禽奇石非布帛菽粟也之蕙聞之笑曰  
我雖非菽粟亦是橡栗之類豈是專無用處乎

梁谷日記

明廟晚年徵經明行修之士恭仁李一齋恒報恩成大谷

運山陰叅奉林薰尚州進士金範京居生負韓脩叅奉  
南彥經皆六品南冥亦在召中譏一齋曰栢之乃大倘  
賊也我為汝大倘輩所引隨見於供辭中者也當六條  
人命召時議者以為當今林下之賢無如曹某請並召  
故南冥向一齋善謔也

清江鎮錄

成大谷運生有羨質早脫世網遜居報息俗離山下年八  
十餘卒詩如其人冲澹閑雅如春服稱身瓊袖短古琴  
便手七絃長十年嘗畫山中藥客到時聞口齒香其送  
曹南冥植詩曰冥鴻獨向海南飛正值秋風落木時滿  
地稍梁鷄鶩啄碧雲天外自忘機如此者甚多

象村雜著

成渾嘗訪崔永慶扣門良久有赤脚小婢出應門入則芳

草蒲庭俄而永廢出布衣破履寒色蕭然而其容嚴重  
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塵態渾甚悅既退語于白  
仁傑曰吾見某人還時忽覺清風滿袖矣

栗谷日記

成石田輅以與鄭松江契松江敗後遂棄世艱居數十年  
惟逃於酒一壺為一裘常不完或入城則必騎牛持杖  
閉目於作瞽狀雖遇宰相不避一日大醉在馱薪牛上  
過鍾衙李判書廷龜過去便開目揮杖曰聖微何往駐  
與久立致慇懃而放行路驚異蓋奇士也嘗有詩曰白  
髮平涼子生涯爛醉中世間知我者唯有主人翁

後錄

朴透良江陵人以孝旌門甲子司馬母歿不赴舉選舉賢

良亦不就官龍宮縣監教月而回金冲菴游楓岳訪其  
家之甚貧手綯索雜傭保冲菴初不知為主人透班荆  
而飯尾尊菜款信宿極勸而去臨別以躑躅杖留贈以  
詩曰萬玉層崖裏九秋霜雪枝持來贈君子歲晚是心  
期

識小錄

豪放

太宗丙申年重試吏曹正郎金赭與兵曹正郎梁汝恭同  
入試場梁能文而金豪俊梁日夕成篇金謂梁曰汝以  
鄉生得為郎官足矣就棄卷子改書名而呈之金遂擢

杜元

備齋叢話

林亨秀字士遂磊落軒昂氣蓋一世且有文武才嘗與退  
溪同入書堂醉輒拈歌賦詩呼退溪字曰君亦知男子  
奇杜事乎先生笑曰茅言之曰大雪滿山着黑貂裘腰  
帶白羽長箭臂掛百斤角弓乘鉄駝馬馳入澗壑則長  
風生谷萬木振動忽有大豕驚起逐路而走輒發矢引  
滿射殪拔劔屠之斫老樵焚之長串貫其肉炙之膏血

點滴踞胡床切肉啗之以大銀椀滿酌快倒飲至醺然  
仰見盤雲成雪片之飄洒醉面此中風味君豈知之君  
之所能者只翰墨小技耳目擊節大笑退後每誦其言  
歎其為人曰奇男子也死非其辜咄之不已權忠定撥  
在謫所聞林死呼酒滿酌痛飲數椀曰此子亦死失聲  
而哭

鸞城雜記

林錦湖亨秀臨命時請於刑官曰朝廷賜以自盡不必仰  
藥寧許就經也刑官聽之遂入室穿壁使羅卒自外引  
之既而羅卒入見則一枕貼壁而錦湖偃卧於一隅村  
驛而笑曰平生善誑今日欲終竟矣遂就經此雖非莊  
士家法而亦可見公之豪爽氣際矣又與文純公同在

湖堂侵狎談詭無所不至文純每只曰反消傍人曰彼  
所不堪何乃至此錦湖曰非我如此則其孰敢焉然吾  
終不謂景祐為姦邪豈不賢於東坡耶一座大笑

尤卷集

林白湖悵遇一儒生於漢江同舟而濟適諸名士大會於  
濟州亭白湖謂儒生曰彼中多有相識者願共入見也  
既入無與寒暄者一座相與目笑白湖曰諸公笑我乎  
目指儒生曰此公之可笑有甚於我其儒生大怒拂衣  
而去諸公奇白湖之卓詭皆與之願交

尤卷集

吳西坡道一幼時逐董隊遊戲杜洞水閣時諸名官會集  
見吳容貌問曰爾乃誰家兒荅曰吾乃鞦韆之孫公輩  
不知鞦韆耶諸人異之問能作詩否荅曰若飲一大白

則可矣即舉觴屬之以三韻應口對曰樓頭醉卧吳挺  
一松下吟詩柳道三諸人責用長者名吳荅曰吳挺一  
柳道三相會出韻三字安得不甫一座悚然又有一句  
曰雲愁九疑月千古水滿三湘秋萬里趙松谷復陽大  
音之竟有東床之選

玄湖瓊談

### 聰明

金直提學汶博通經史尤長於史學資治綱目通鑑皆磊  
落載腹人有問歷代故事者應聲對曰在某卷第幾張  
百不一失 世宗朝撰訓義公之功居多國朝以來史  
學以公為首 世宗春遇日隆早卒不大施 筆苑雜記  
趙文貞公庸聰敏一覽輒記少時聞一書生得元朝策文  
秘之文貞求見生不許文貞更往求之則生為借三日  
公一覽盡記期而還一日文貞與生同在黌舍誦策三  
四道不差一字生以謂偶熟此亂油諸策今誦之亦如  
此生曰如公者雖張廌不能及也 筆苑雜記  
鄭大提學招聰明絕倫凡書籍一覽輒誦科舉已臨期浪



遊不止一日抽六經簡帙一回過眼掩卷不再讀至  
講論時說盡奧趣應答如響嘗在元帥幕府軍卒數百  
人見皆記其面而知其名人皆服其神少時見僧讀金  
剛經乃曰彼經可一覽而誦也僧曰君若能誦則我辦  
盛饌君若不能則君辦盛饌相約訖援枹擊鼓誦之如  
流至半帙僧遂逃走 慵齋叢話

洪文宦貴達一日到蔡仁川壽家飲酒同醉到夕醉醒乃  
曰今夜我等為少年事不妨蔡許之二人同誦少微通  
鑑不錯一字至曉乃畢曰吾等少年之聰老而不減相  
與笑之蓋古之為文者雖錄性質之聰敏而必熟讀成  
誦然後乃大成爾 警城雜記

人有聰捷出人者自 國朝以來多有稱之者余非目見  
不敢信也近世尹斯文繼善最稱聰余忝太僕時訪余  
於內寺適有籍冊記其毛色及地名凡三百餘匹  
尹一見而誦之過三日訪其家問之則一一能記任進  
士叔英亦見中朝履歷便覽一一誦之不錯此二人真  
可服也 識小錄

金歸川佐明嘗坐刑部有荷校而入于庭者公遙見謂曰  
此富平吏也左右試問之果然吏自言曾賈牒詣畿營  
一謁而退計日月則已十稔矣人莫不服其明 息菴真

夙成

金時習字悅卿離胎八月自能知書語遲而神警臨文口  
不能讀而意則皆曉三歲能綴詩五歲能屬文踈神童  
許相國猶訪之曰余老矣其以老字作句應聲曰老木  
開花心不老許擊節曰此所謂神童也 世宗聞而召  
于代言司命知申事朴以昌試之曰童子之學白鶴舞  
青空之末時習對曰聖王之德黃龍翻碧海之中朴抱  
于膝上作詩甚多傳旨曰予欲親見恐駭人聽宜韜晦  
教養待年長學業成就將大用即賜帛五十匹使自運  
去時習遂各綴其端曳而出由是聲振一國稱以五歲而  
不名

栗谷集

尹孝孫 成廟朝人兒時能屬文具父為議政府錄事清  
晨往刺相公亨元之門閤人辭以寢不為通日晚飢困  
歸家謂其子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須勤業無如爾  
父也孝孫書其刺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刺紙已  
生毛夢中若見周公聖顏問當年吐握勞翌朝其父不  
省又往投刺相公見其詩即引八問曰是爾所題否其  
父驚惧失措審其字畫乃孝孫也乃吐實相公令召孝  
孫至則頴悟不凡極加獎歎時相公有小女方擇婿入  
語夫人曰吾今得佳婿矣夫人不可曰吾女豈可與錄  
事兒為婚相公不從竟婚其女孝孫後登科官至判書  
芝峯類說

趙靜庵八九歲受學於金寒暄門下一日寒暄以猫偷取  
脯脩謂其婢使不謹守視盛氣詬罵不已蓋將為大夫  
人甘旨供也先生徐曰先生為親之誠固至矣但猫自  
無知婢亦非故犯先生以此過用血氣恐未安寒暄驚  
服曰汝以童稚來學於我之反學汝終日歎賞云  
時翁  
護錄

金河西隣辱六歲客指天為題公請韻以呼曰形圓至大  
又窮玄浩之空之統地邊履燾中間容萬物祀國何為  
恐頽連趙相國元紀之觀察湖南之公甫八歲致見而  
異之提携撫愛常置膝上相國占聯曰信宿完山飽梨  
園之風景公應聲曰滯留豐沛脣梅亭之月色相國又

曰兒郎詩筆柱白玉義輩公曰先生處事召吉迨壽羣  
又有五百年之期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數千載之河  
方清地應生命世之傑之句又令製詩賦長篇句之驚  
人相國以長城奇童天下文章為題使一道儒生製之  
又欲試其器量令官妓抱往教坊管絃轟騰服歸賅轉  
畧不動容相國列書錢穀筆墨以示之曰其從汝所欲  
言之公即援筆以書曰庸童欲真玄管城子自是名膾  
人口名臣錄

徐花潭開城府人母嘗夢入夫子廟生今天資穎悟特出  
幼時受書傳於隣儒至暮三百大文便踰張而去花潭  
問其故隣儒曰本不可知非但吾不學舉世鮮曉者人皆

不讀花潭因自思曰若實不可知先儒何用載錄經傳  
曰請學其口讀諷誦不知幾千遍自然通曉或云精思  
十五日通之云前言往行錄

鳴谷李公山甫兒時與羣兒戲水上跌足折齒羣兒懼為  
父母所譴責謀所以歸辭者公曰叔父嘗以不欺見教  
吾當以實對叔父即土亭先生之孫也後土亭聞公與  
羣兒語者稱歎不已名臣錄

李月沙廷龜生八月學語知文字六歲姆抱坐門外見醉  
人過前橋時楊花飛笛聲起公言其事言如歌曲公之  
父曰汝能以此為詩句乎公應口對曰扶過小橋外楊  
花爭亂飛何處數聲笛吹來醒醉耳世稱神重行狀

趙重峯年纔四五歲與羣兒隨長老讀千字文於林亭  
臨大路有達官威儀過亭下者長幼咸奔遑瞻望獨  
先生凝坐呶唔不絕達官大奇之卸馬登亭招先生語  
之曰衆皆觀我行色汝獨不然何也先生曰不遊目讀  
書父命也達官擊節嗟歎曰吾東方真儒今又出矣  
牛山集

洪鶴谷瑞鳳幼時與諸兒遊同開洪領相暹宅爭折池中  
蓮花洪公怒欲笞之諸兒皆散走公獨不動洪公奇之  
招問曰汝若非詩則吾不笞汝對曰可作矣洪公呼秋  
字公應聲曰相公池閣冷如秋又呼遊字又應曰童子  
携明月下遊洪公大驚欲試以難韻末呼牛字即應曰

昇平大業知何事只愛蓮花不問牛相國擊節歎賞延  
之使坐曰是兒必坐吾席矣  
洪氏家乘

儀容

許文敬稍簡嚴方正自幼銷瘦如削肩背偃僂嘗判禮曹  
定上下服色儀制截然有分市井輕薄子深疾之號曰  
瘦鷹宰相蓋鷹肥則颯去瘦則思搏禽也

筆苑雜記

成真逸偏字和仲為人貌不揚集賢殿有燕會心邀和仲  
為座客由是士林謂貌醜者為座客時有四宰碩圭貌  
陋嘗以議政府舍人詣一大相宅婦人自窓隙間窺而  
笑之成以翰林亦進其宅婦人不覺失聲曰前日舍人  
雖陋而如人今之翰林不似人形安得而不笑世祖  
嘗策士見成笑曰汝雖才貌甚陋他職則可承旨地近  
必不可也至今謂成爲御覽座客

青坡劇談

金安老丰姿端妙終日端坐不動望之如冠玉脫所着衣服則無一摺痕但舉眼時妖態可掬識者預知其為人及其敗露果然舊城雜記

崔演之能文章姿容都雅有岳湛之美二十三登第諸公見而愛之其為書堂弘文悉以貌也靖陵亦以丰儀為賞嘗夜對連日內官稟其數之上曰吾欲見崔演之容也蓋公方為修撰云識小錄

金仲和昌協昆弟皆仰盼行步之時兩肩似若向後其外祖羅海州亦然蓋其賦形有自而然也近觀杜洞章甫輩坐立進退之際盼仰肩反洽似仲和然皆不如仲和之天然也仲和仰盼如古人偃背度於賦形之初而強

制其親遺體欲放而似之此其可笑甚於掩鼻而效洛生詠壽谷集

謙退

成宗朝李克培為兵判克增戶判克墩禮叅克均監司一時諸兄弟分布滿要津克堪早卒子世佐登科堂上直拜大諫路遇主簿崔猷不禮之論照答四十叔父克增克墩以先生怒者為非伯父克培以世佐不禮為非

別集

野言

中廟朝任四宰由謙以持進官任樞以副提學任虎臣以都承旨任權以掌令任柄以修撰俱入侍權又偏論人過失四宰出謂諸子曰吾家極盛滿入侍者十二人吾父子孫居其中權又喜斥人不敗而何愀然不樂者

久 寄齋雜記



洪文僖公彥弼為領經筵子景憲公暹為知經筵一日館  
吏來請明日八侍公偶然許之曾不思文僖公之入也  
翌日詣闕則文僖公先入見公之入多有不平之色公  
不勝悚悶而無可奈何東西作頭相對八侍矣及退文  
僖歸第如痛疾病不使謁見而歎曰父為領經筵子為  
知經筵非徒所見感滿自 上以為如何父子之榮極  
矣吾為此懼 家譜

士子式年朴謹元仁元堂兄弟也同講經及第朴啓賢從  
姪也以直赴殿試亦上第武科李元成謹元堂姊夫也  
一家四人同設慶席眾賓盛集桂花燦爛見者榮之朴  
二相忠元啓賢之父也把盃謂諸弟曰吾一家太盛不

可不小心處也仁元輒曰各以其才取第出於分內事  
有何盛乎忠元聞之甚不樂厥後三人或陞宰列或至  
堂上仁元獨不達官至禮賓正早歿 寄齋雜記

宣廟壬辰李月川廷翰守迨安血戰却賊其報捷之啓只  
言賊某日圍城某日解去一無張皇言議者以為却賊  
易不伐功尤難 名臣錄

南章簡公二星以詞翰鳴於世而尤長四六丙午秋以吏  
曹正郎選嶺南御史未還而重試之期在九月晦眾議  
皆屬望於公以為今番壯元中輝當占公聞之在道遲  
回改徐其行過試後始復命其謙挹之風非長德君子  
何能為此仲輝公之字也 壽谷集

慎默

先祖龜亭好酒多大畧然謹言語未嘗少失好與客着棋  
終日不倦客問其故荅曰生人有氣必有言語有言語  
則不及朝廷鮮矣終日着棋則可以避言諱也人眼謹

慎秋江吟語

黃翼成喜少時見田父以黃黑二牛耕問曰二牛孰勝田  
父不荅迨至山回路轉處竊語曰黃牛最勝公曰何不  
即言田父曰彼雖畜物而五臟與人同故能解人語不  
忍長短於牛之所聞也公平生服膺不妄語人之是非  
名臣錄

尚相國震為人寬厚度量弘大平生未嘗言人過一人短

一足客以為言震曰客何言人短處宜曰一足長當世以名言稱二相兵祥火時詩曰義皇樂俗今如掃只在春風盃酒間震覽之歎曰余嘗多兵生以為終大成何其言之謬耶即下筆改之曰義皇樂俗今猶在者取春風盃酒間四字之間氣像懸絕宜夫兵之名宦下尚一頭地也在于野談

權習齋學少日與安名世尹潔同榻相得歡甚及二人以無關鍵取禍死公遂括囊不言在一家亦不與人談笑終日看書而已崔瀛崔洛兄弟以隣生受學殆一年不問其名及登司馬榜乃知其為誰某用是官不大顯而七十四終不佞少日嘗見公來見先大夫主人問之乃

答言否則終日穆然而已其為守如此識小錄

退溪先生人有質問則雖甚淺近說話必留意少間而答之未嘗應聲而對先生雖文字言語之間未嘗有戲褻之語語錄

金艾軒時獻邃於易學眼高一時雖號為知易者未嘗許也辛卯歲以兵部郎鎮直禁中劉節度克良亦以衛將入直一夜設卮酒食生棗侑觴因及萬物生植之理劉縱談陰陽變化之妙達於天地有形之外其說不窮艾軒大驚服醉不能盡其說晨起往叩之則劉驚曰寧有是哉醉裡狂言醒不記也吾武人安知易理終不肯言壬辰劉死於臨津之戰艾軒晚年每惜其粵義不傳歎息不

已 荷潭野乘

趙月川穆在山林未嘗談當世之事人或來言則曰在山  
林則當作山林之語時事何與焉 東儒師友錄

完南李相國厚源論人論事非目覩耳聞則未嘗向人發  
口或言某人有其事某人有其言或毀之或譽之則相  
國輒曰汝親聞而親見之乎人曰得聞傳者之言耳相  
國曰汝不親見而親聞則何向人說道耶 目繙錄

近世士類顯言 世祖朝事不知有諱此某所大憂曾見  
公舉俞應孚權近二人比方論之不宜如此徒傍伺隙  
者若藉此為說則當有一網打盡之憂甚可懼以義言  
之祖宗之事不可顯言孔子以昭公為知禮此可見矣

退陶言行錄

後進登先進之門主人雖是可信其在門賓客皆可信耶  
故於一投足一開口之間不得譽則必得毀得毀則可  
畏得譽更可憂古人戒後進之言曰今日人主前得一  
獎明日宰相處得一譽目而自失者多矣此誠切至之  
論 退溪荅鄭子中書

氏族

麗太祖時柳達以車輪餉故賜名車達李棹以舟楫濟師  
故賜名棹金幸以羅喬事麗謂其能摧故賜姓權三姓  
之後遂為東方盛族我太祖時童豆蘭者本出北青  
善射從戰有功賜姓李其子孫世之衣冠不絕 芝峯記  
麗朝學士雙冀胡宗朝皆宋人而來仕於高麗如延安李  
氏清州楊氏豐川任氏南陽洪氏與唐氏房氏皆自中  
國出來云昔箕子出封及衛滿東來時中國人多隨之  
者其遺裔必衆而今不可知 芝峯說  
齊州高夫梁三姓皆從穴出今其穴尚存又陽川許氏本  
首露王裔從妃姓為許氏後世其麗初為孔巖村主仍

籍陽川世傳許氏出於孔巖者謬矣 芝峯記  
佔畢齋云新羅宗支苗裔蔓迤散處于四方者不可勝記  
厥後競用豪武羈於州郡據有其土地人民以輸貢賦  
於國曰以為所在之戶長育其子孫遂為本貫高麗太  
祖統合初戶長之能團結鄉兵率先歸服及有功於軍  
陣者俾登于朝有至侍中大匡者其間或患本貫之俗  
往々強梗不遵法度遂至蕩弛欲綏治而鎮服之則自  
大官謝事于朝還為戶長挾輔守宰以聽民治焉其身  
若不欲為則令嫡子若支子一人為之是故吾東方鄉  
吏之族凡貢舉歷試視諸士族焉若安東權氏金氏星  
州李氏茂松尹氏韓山李氏廣州李氏奕世衣冠甲於

海東云

設聞瑣錄

魚贊成有召之遠祖雲翼本姓池生而體貌奇異腋下  
三鱗甲高麗王太祖見之曰汝有鱗甲乃是魚也仍賜  
姓魚 東閣記

外方有鄉案必擇內外士族者書之外族或處自他邑來  
而未顯者雖達官亦不得書其難有甚於弘文錄吏  
曹薦云宋三宰純潭陽人其外家自南原來而無顯官  
故不得參鄉案公方以大司憲乞暇省墓聞一鄉大會  
于鄉聽即具盛饌欲進先使相厚者稟于鄉老鄉老咸曰  
可受矣即陳饋之一老曰不可不令主人來與合坐愈  
曰然使人請之辭不至強而後來不視左右有老儒曾

任訓導與公同庚而長坐其下酒酣諸老曰都憲既  
參此會不可不書遂取鄉案書其名

識小錄

家法

李文景公種善牧隱之子權摠制踐陽村之子文景為摠  
制妹壻摠制嘗醉語文景曰君為牧隱之子而文章不  
足我是陽村之兒而文名又不及君吾兄弟當作燈下  
不明契聞者皆笑

筆苑雜記

許文敬稱每遇父母忌必服母夫人手縫幼年所衣碧色  
小團領流浣以致齋公兄周以判漢城府事致仕公每  
故府合坐鷄鳴必詣之必屏騶徒于洞口下車步入判  
府亦知公必至每夜正衣冠張燈設坐必設小酌公徐  
問曰今日府中有某事何以處之判府曰以某之意理  
當如是公喜而退曰人樂有賢父兄此之謂也判府有

家法祀事一從朱子家禮子弟有過必告廟罰之嘗病  
不能躬祀使公攝之少有變改舊例判府曰支子於宗  
家擅變舊例是死宗子也怒而不見且使閹者非之公  
惶惧曉往其門坐到日晏夕又往之又至夜深如是累  
日方許接見家法之嚴如此各臣錄

黃胡安公守身烈成公致身皆翼成公喜之子也翼成在  
時兩相已為宰樞青坡劇談託翼成飯時兒奴輩羣擾  
至晚公鬚索食而公不訂云則居家似一於寬柔矣然  
待子弟甚嚴罕言笑一日胡安兄弟同在別閣雨雪驟  
下咫尺不通兩相謀入內舍度不得便利則胡安謂烈  
成曰汝負兄可也烈成方負且行翼成見之曰當此之

時穿若投於地則其殆矣烈成便投胡安於雪中衣巾

盡污翼成始怡然開笑兩相喜曰今日得大人一笑為

幸大矣清江小說

西平君文靖公韓繼禧柳巷先生文敬公脩之孫政丞文  
簡公尚敬之子西原府院君繼義之身上黨府院君韓  
明會之再從兄也累代勲德富貴赫然而公獨冰操自  
持俸祿所入亦必散賑宗族之孤寡者以此家道涼薄  
朝夕菜糲老而愈礪西原問之時之周急亦皆辭而不  
受一日設門會於上黨茅一座咸曰西平年記已高自  
俸猶儉服御之踈觀瞻極未安蓋思所以處之上黨曰  
此吾之責也遽呼兒取紙筆來成一卷列書諸親在堂



之名上叙公清簡之德次述一門不能奉承之失末言  
微物不足稱情之意遂以興仁門外鼓巖下稻田種十  
石者獻之公牢讓不受上黨以下且起且拜齊辭共贊  
勢不中止然後始受之然其踳踳不安之色可掬也老  
少咸起舞扶醉夜還可謂一門忠厚之盛矣先大夫外  
祖母即西平之孫吾宗家鼓巖田亦分於此云寄齋雜記  
一日休告宗直自成均退昏定公問曰館中有何事對曰  
聞兵判安崇善以受人賂逮擊義禁府公愀然曰安公  
受賂雖鄙然情狀未白且君子也宰相也汝童子何故  
斥呼其名非敬長之道也吾不願聞佑畢齋彙尊錄

金慕齋與國退居呂州其弟思齋正國在長湍每以輕掉

就謁慕齋曰吾輩已老餘日無多何不移家此傍朝夕  
源之也思齋曰兩家各有婦女偏塞之人安能如吾輩  
之友愛乎弟欲見兄則弟來兄欲見弟則凡來此終始  
不替之道也公私見聞

洪政丞彥弼之子政丞暹時為判書洪公家法嚴正判書  
非着表衣則不敢入謁賓客之來政丞若不預則使判  
書接待布衣倫素言貌謙遜初見之人不知為判書後  
乃聞之不覺驚歎判書嘗乘輅軒政丞瞿然即招判書  
嚴責曰吾方居相位汝今又判書恒懼威福汝何敢晏  
然乘輅非一家之福也曰使判書乘輅固正於庭中判  
書惶恐更不敢乘輅其謹慎如此竹窓閑話

洪默齋彥弼家法甚嚴子暹為丞旨時猶必日課所讀子  
婿雖通顯每候門屏悉去訶辟而後敢進 芝峯記

近世名卿以友愛稱惟安相公瑄李相公浚慶兩家而已  
安相以敬為主於其兄判書瑋事之如嚴父乘則下馬  
坐則必趨拜於床唯諾唯謹李相以敬為主於其兄判  
書潤慶友之如親朋坐則接膝卧則聯枕相對言笑爾  
汝為戲兩相家風雖不同而皆為一時搢紳之所欽慕  
然潤慶之卒相公制服悲痛終始如一安相之卒瑋吊  
哭無異平人以此未免識者之譏 松窩雜記

全慕齋嘗謂後進曰先賢以謂當官者巫祝尼媪之類尤  
宜踈絕余亦謂居家者推卜談命之人不可親近交接

宋杞連者出八安氏家揣知一門運蹇命屯倍息構禍  
自獲其利此可鑒也 已卯錄

鄭松江徹按湖南有兄嫂居于順天有小妾隨嫂以居公  
留順天三日之往省嫂還宿官舍不敢與小妾為私語  
之計是其謹獨之功人所不可及者也其遇父母忌日  
一月新飲牛溪之詩可驗於斯矣 重峰疏

牛溪先生之居室也每朝謁祀堂之後退必恒處于外堂  
非有故未嘗入內之外斬之閨門肅正未嘗與內子接  
衣裳而並坐席常相遠嘗語子曰姊妹夫不在不可夜  
入其室而與姊妹語也 遺事東儒師反錄

李延陽時白家法甚嚴子牙有過輒加箠楚嘗於忠定公

壽席迺城公往醉公曰忠定公將捷之忠定公笑而呼  
迺城公匿之坐後一世傳以為義譚同春集

尹八松煌尹全州奉寡妹以行曰昔吾得郡為親而喜今  
莅雄州欲養誰為雖知法所拘者而情不忍已也其所  
以奉養一如大夫人而无損焉无庵集

尹八松煌所至州郡宗族鄉隣無問貴賤必盡誠款前衣  
敗食有求必應曰吾宗族衰替祿于朝者唯我而已我若  
忽視其窮餓而不恤則雖得廉約之名祖先均視之心  
如何且居官之道苟不自肥則雖以與人而人必怒之  
矣无庵集

慈山公嘗戒子女曰勤於自己事而懶於他人之役者人

情同然減獲之輩自少至老逐日所役者无非他人事  
豈能事之致勤汝輩但當怒護勿多詬怒也聞者以為  
名言松窩雜記

金清陰尚憲嚴親同知公素稱有豪舉又善諧誕清陰自  
少事親盡禮動靜無違則至於同知公及伯仲諸父少  
有弛張公必正色箴規不置同知公每聞清陰自外來  
雖當諧誕歡洽之際必揮手止之曰吾家御史至矣南  
溪記聞

李相國行遠族人有行祥祭者相國往參祭之饌豐侈至  
不能容排於床卓蓋效國哀時大內奠物也公見而駭  
之曰人臣家祭物何敢如是我以宗老既不能禁又從

而叅祭則也不待舂畢徑出而歸主家羞愧不敢復為  
犯分之事目錄

趙判書啓遠嘗閑話其平生事曰亡子晉錫嘗以全諫欲  
進危言而嘗試余之曰叱嗟汝不知我吾既不能直道  
事君又使余顧利害乎渠遂言而斥遣又曰季子嘉  
錫年芳有過欲杖之而為其王臣也欲如萬石君不食  
而老者忍飢為難適自上用軍律決過天道可謂神  
明矣仍拍手大笑尤齋集

李正厚基吏曹叅判行進副提學行過之大人也兩子俱  
顯于朝而管束之無異奴隸常戒之勿近杯酌一日某  
宰佩齋來副學家飲正聞之使奴招副學捧髻以入將

杖之某宰欲乞寢踵副學而至闔者入告某宰乘轎至  
門矣正大聲曰吾子違吾言吾故杖之某宰獨無父乎  
某宰驚駭不敢入先輩之嚴束弟子如此公私見聞

南政丞以雄之孫娶於李同知茂林家新婦將謁公姑而  
服飾甚奢南公不受其禮使改服以見南公世業素饒  
以富厚稱而其能遵法制嚴束子孫如此上同

推恩贈三世國典也鄭判書廣成生時子太和已為議政  
而遺言曰吾爵亦高不必推恩蓋所以贈加者為其職  
卑六卿而加贈亦近於浮文也晦隱集

余先君幼時受詩經論孟於柳進士景緝一日往情益值  
柳公在僕隸陋室監銀工役柳公引先君坐其傍講論

以送蓋柳公叔父將行女婚召匠造簪珥之屬而命柳  
公監之柳公教其命不敢離也其時士大夫家法之嚴如  
此今則子不蔽父詔身不順兄教其有讀數十卷書者  
輒有名諸父之意豈能使執郵事供命令乎時柳公方  
為太學掌議後登第官至方伯公私見聞

南藥泉九萬謂末世庶孽輩追逐雜類多不吉遺言則室  
子勿操弓勿為人幕下只可耕田食力云晦隱集

趙龍洲綱往一宰臣家蔭官老人先在坐於龍洲及主人  
皆少時友也主人晚得孫兒年六七而愛之甚使兒辱  
蔭官兒大呼犬子乎牛子乎主人觀其狀以為樂曰小  
兒能辱老者氣骨非凡必興吾門龍洲正色曰小兒心

氣未正雖自幼少時槌而教之使敬長老猶或有不奉  
其教者今教之侮辱以為戲觀若此不已習與成性則  
兒認以為老者既可慢則兄可慢父可慢君上亦可慢  
世間無可致敬之人幾何不至於犯惡逆許筠幼時文  
才奇異父兄只嬌愛之無所裁抑故終以為祟至於伏  
法豈不為殷鑒乎主人面色青黑氣塞不能言目編錄

朴政丞元亨位至台極積儉律身教子第有法其子贊成  
公安性位未顯時值其日置酒獻壽政丞公受獻歡飲  
至夜分呼贊成使前口占曰今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三  
十二青春吾家舊物唯清白好把相傳無限人門闌盃  
酒之間無浮浪流蕩之玩而有警責詔訓之義亦可為

教子弟之法也 思齋撫言

洪鶴谷瑞鳳早孤母夫人柳氏親自授學勸課甚嚴少怠則必撻之至於流血累其笞於錦楸而歲之曰家之興替兒之勤怠係於此可不重歟其受誦也隔帳而聽之曰若不為隔帳或善誦我心有喜色渠見之易生驕惰心故為此障蔽云 洪氏家乘

朋友

曹彥亨為端川郡守姜渾為咸鏡監司曹與姜少時為竹馬交既長亦不裒曹嫉惡好善不能與世俯仰由銓郎至執義屢貶屢起嘗見姜在廢朝所為憤疾不置丁卯戊辰間在端川聞姜按節到郡遂治行具戒家人備濁醪一桶吏來言監司將近禮當祗迎曰稱病日將暮以紺色直領曳分套率一奴携酒桶直詣上房外呼曰渾之何在姜聞其聲急起開門迎謂曰吾在此吾在此迺有欣慰之色曹就坐未寒暄先曰天寒子可飲遂自取大盃以飲之而無肴曹亦自酌而飲過數巡曹曰子之前日所為狗彘不若誰食其餘子在少時聰慧敏給以

為可交豈知挾小放行身無狀至於此極乎生不如死  
之為愈也僕欲貽書絕交久矣而故舊之情猶有戀之  
且欲一見大責之後絕之也今已相見我明日當去矣  
更欲一盃又連續三盃姜低首無所言但終始垂涕而  
已明日曹遂棄官而去後至判校而終即南冥先生大  
人也其義氣激揚之風蓋有所自云 寄齋雜記

朴訥齋祥僮有大志已卯歲方為忠州牧靜菴罹北門  
之禍一時士類無所歸公悉為經紀金省洞世弼李陰  
崖耜李灘叟迺慶俱往依之公一日往驪江見金慕齋  
申止齋窮居見主牧安分公李希輔公乞米百斛貸而  
賙兩公還州遂以船輸米依數償安分公前輩之於朋

友蓋如是也 識小錄

已卯金老泉 提之在逋也嘗抵金三足大有家時三足坐  
廳事老泉賤服拜於門外三足知而不納使蒼頭傳語  
曰子何為若是苟且累及於人耶曹南冥嘗語此事曰  
天佑 大有 此事義則義矣無及於情忍乎兩賢所見若  
是不同何歟愚意以為使三足見老泉握手悲慰曉以  
道理使之自處則人情天理方得並行渠以平日分義  
窮處而未安得不惻然於心乎南冥之說蓋出於此矣  
聖鑒謏聞

中宗朝陳壯元字在上岸言時故得失忤金安老意以誹  
謗論死李公將胤即陳同年友也陳之就刑也言於太

學曰今日陳壯元死我同年孰能從我餞之皆不應李  
獨持酒壺飲陳於市痛哭而別

涪溪記聞

申文景公用漑鄭文翼公光弼為金石之交文翼登對

中廟謂之曰卿有友歟果何人耶對曰臣無友也惟有  
申用漑一人而已後日文景八對中廟又問之對曰  
鄭光弼乃臣之友也上曰卿二人可謂知己之友也  
已卯之變文景已卒人以為文景已在必能鎮定他無  
變也文翼亦歎其早逝使我獨當此變也

寄齋雜記

金河西獬厚未第時在泮中病癘將革人不敢顧見柳眉  
庵希春為館官惜其人昇置其寓晝夜救視卒得更甦河  
西咸之及眉菴竄鍾城有一子騃甚河西將贅之一家

共以為不可不聽而卒諧其姻人兩多之

識小錄

王父補帔在陝川五年而歿子女稚幼啼呼滿室伯父縵

弱冠矣王父在去日與晉州居李生負光為深交及聞  
其訃以麻鞋竹杖赴之自二十里外跨山頂而來及到  
王父家後山高聲呼伯父名曰得葬穴矣痛乃翁賢而  
不得壽欲為子孫求善地今果得矣仍下臨痛哭而去  
今之墳乃其所占處後之觀者皆謂極好當亞於東萊  
鄭氏山云

寄齋雜記

退溪之在南冥既同時同庚同在一道而終未得會面云  
豈言議有出入而然耶不然古固有尚友千古千里命  
駕者抑又何也

寄齋雜記



曹南真在京南歸時八俗離山訪成東洲悒元臨別期以  
明年八月十五日會伽伽山之海印寺及期大雨連日  
南真冒雨而往及至寺門東洲已到方脫蓑衣去 東儒  
師友錄

初趙重峯習聞李潑之言常不悅於鄭松江松江按湖南  
重峯先為都事至欲避去松江謂重峯曰請少留真知  
小人然後去未晚也重峯不聽松江介於栗谷諸賢勸  
重峯還則日見松江所為乃脫然心服反謂潑前言皆  
誣乃馳見潑極為松江所行無愧神明且言汝立可絕  
潑不從遂告絕 尤庵集

趙重峯憲嘗與李潑為友外堂拜其母及潑搥誣栗谷遂

絕交及已丑獄起潑母被逮公伏路左謁之以毛衣一  
襲餉之曰日寒如此之物雖陋願備行資哭而送人服  
其義 行狀

宋龜峯真孺出於庶流擔當問學議論發越與栗牛諸先  
生為執友可謂近世豪傑之士也然其父祀連告殺安  
相一家以其功受祿終身其惡亦大矣所謂雖孝子慈  
孫有所不能掩者也世傳當祀連葬時會客頗盛龜峯必  
要栗谷來會遂不免往見時李鵠溪以名筆在坐及至  
題主龜峯不屬鵠溪而屬栗谷屢辭不獲而書之栗谷  
初不料其如此既往而不書則交道亦將不全矣勢固  
不已若龜峯所處之義思之未知其意具將以是為孝

否乎豈非近於誣者耶

於叅議慶臣每諫其兄寧原君可臣曰凡何為與宋翼痛  
友乎吾見宋翼痛必辱之寧原笑曰爾果辱宋翼痛乎  
必不能也其後見先生至不覺降階迎拜曰非拜我也  
自屈也

宣廟丁未大小北相閱之時正言具憲家與司諫宋錫慶  
借宅不遠日夕相與往來心事無不相通一日月夕具  
也將往宋第未至其門送奴先探其獨在與否掌令柳  
慶宗適到宋處聞其將到謂宋曰吾竊有密議事微服  
而來君須拒具而不見仍謂具奴曰汝勿以客來告於  
汝上典宗亦托病不接翌日宋與大司諫柳澗入臺倡

論許醫後柳相永慶雖用峻劑之啓具即寄詩于宋曰  
與予相交四十春深情不啻兄弟親門前咫尺還相阻  
始信人間无信人翌朝宋往謝之光海即位初宋錫慶  
首發其實速竄之啓 丁戌錄

余以揚天使接伴使在嶺南時思叔黃跟沈遊擊在釜營  
朝廷方議通和賊將日肆虐喝以促信使時公勵相公  
李元翼 駐慶州余往謁之以為朝廷不意突差某人為信  
使蒼黃止船則一行裝束勢必不及亦足貽笑於敵國  
李相深然之先期措置居數日余準事還行至任實聞  
思叔為通信使將追舟使渡海即兼程馳到全州時權  
聘君以元帥在全州仍乞其下吏分寫請於列邑急求

路費授金尹限日輸合于南原使之入送于思叔又往  
湖西請於方伯仍至京城見諸閣老面陳事情僕之往  
來其後思叔內助使女奴致謝及思叔還到釜山歸書  
於余有云似聞湖南路費積置南原者盡為令有云  
余爽然自失目忽自訟曰受命於君只管天使事至於  
通信使路費則毫毛不干在我之道惟當投書思叔極  
陳懇別之意而已何苦面見互相勸使措置又何苦發  
書數十張馳人列邑苦口乞請至於炎程烈日疾馳入  
城極言書幣之事以及周旋之處則无非所干而出入  
政院袖草陳啓者至三四當初為人之忠反為苦身之  
餌終以利己私用獲罪於施德之人思之至此向壁自

笑曰皆仍素性濶略不能周詳以致如此無用尤人是  
誰之過白沙集

李白沙恒福謫北青時兵使送朝報始知庭請已完有去  
尊號只稱西宮之命公曰今此請廢之徒實是大逆吾  
交儕亦多有忝庭請者甚是恨事或問某之情親者他  
日相逢何以待之公曰是皆資從其情雖可憐既忝其  
達則交已絕矣異時遇不過泛然相對耳北遷錄

先君見友朋急難出力救之不啻飢渴竒自獻與鄭守房  
不相能必欲置之死地一日自獻貽書曰今朝鄭家門  
里有匿名書即誹訕朝政者見其筆跡似是極名士之  
所為也其指在鄭公心先君即駕往見之自獻欲出其

書先君即庶之曰匿名書法不當見祇聞書中意自獻  
能誦之先君曰令公無乃疑其耶此決非其之所為必  
有憎其與令公者故作此激公廢之之謀也以此彼罪  
則令公不免為匿名書起獄宰相也自獻然之其家與  
鄭公家甚通先君過鄭八門不入自獻果使人跡之知  
先君不入鄭門意解寢其事樂全遺錄  
余之外五代祖學諭公姜宗慶不幸早世諸子皆稚小擇於  
儕友中臨終作書托孤一則牛溪先生一則全義州汝  
坊義州公所養者即外高祖縣令府君也義州公撫恤  
踰於其胤昇平相惟府君仰義州公內外亦如父母呼  
以爺孃視昇平公如同氣呼之謂凡義州公之喪昇平

至析產歸諸府君府君雖不沒而服喪三年其後子孫  
世講親誼呼叔呼兄宛如一本之親余於少時見外家  
諸人謂馬草不敢呼蓋以馬草俗名近於義州公名也  
金礪山魯得即昇平公之曾孫也嘗見上書於外王考  
而稱叔稱侄王考待之也亦與子弟此實人家未聞之  
事也青野謾輯

吳揪灘允謙以大臣薦除平康縣監在縣五年境內大治  
時寒崗鄭述為關東伯剋到江陵謂府使曰吾到平康  
必杖縣監曰何故方伯曰此人自稱儒者簿書不及期  
會事多遲滯以此欲杖之府使曰公到縣不問是非擇  
入杖之則可若與之接語則不能杖也方伯曰豈有此

我及到縣即招入公舉止端雅言辭詳敏隨其所聞剖  
析如流方伯不覺心服引入房內促膝而坐達夜談理  
喜曰真金玉君子也及還江陵謂府使曰公言果然船  
遊鏡湖到湖心而歎曰恨不與平康同舟府使曰此何  
難事以公事招之當即到方伯從之留數日待公至更  
設宴湖中盡歡而散

名臣錄

啓運官服制之議遲川主三年別廟之說延陽亦以延平  
故與遲川畧同補者主稱叔暮年之說谿谷主稱考暮  
年之說各上章爭論不置四公嘗曰吾輩情義如兄弟  
而朝家大議論如是攜貳良可慨也蓋亦一者相會反  
復講討以為爛熳同歸之地耶嘗曰善遂齊會鑄子洞

延陽宅而各携懷書籤標其可考處以資已說極意討  
論至日具終不相入遂罷去其後爭論猶前語句亦多  
排擊而四公不相介意交好不替

昆命集遺事

延平李忠定貴與錦州君朴忠肅烜嘗會於公堂論軍制  
變通事各執所見錦州本性尤故可否相亂辭氣甚厲  
不少撓延平不能屈深懷慨惋及罷還戒家人曰明日  
朴某必來託吾病不納其翌日錦州果來而闌人不通  
謁錦州排門直入升堂延平遽罵曰吾於君父執何敢  
於公堂駁吾言若是耶錦州斂膝前席曰台監何不釋  
思耶曰可曰否之際辭氣不能委曲是小事而所爭本  
公是非也何乃以聲色加人耶且此事如是則利於國

如是則害於民而台監膠守已見不從吾言今日更欲  
說破而來矣迨乎默然良久曰君復言之錦洲乃反覆  
開陳迨乎始釋然曰君言是矣吾誤矣君於昨日如是  
論辨則吾何不悟耶遂歡然談笑無復介滯壽谷集  
錦南崔應教溥嘗被戊午史禍謫端川至甲子燕山將按  
律拿來也宋公欽要於路問曰若至不幸則有何餘憾  
耶公笑曰父母山所在務安石物未克營立且末女未  
及成婚此為遺恨宋公荅曰此則吾當奉以周旋其後  
宋公為湖南伯為之立石墓所女婚則與金應教自修  
之子零定行人皆隨之錦南集

風習

長老言 世宗朝勵精為治故羣臣雖會於私處所言者  
無非國事及至後世其所私語者無非家私之事又其  
後則又不肯出而與人談論只在室中與妻孥論財產  
而已僚友若至則雖不得已出見而儼若之色見於顏  
面故來者即退以故風習日卑國事日壞老菴集  
余嘗聞諸先輩街巷醜辱之言 祖宗朝絕無至燕山之  
末靖陵之初始發於湖南之靈光萬頃等地而遂傳習  
於四方云松窩雜記

自己卯乙巳士禍之後學之一字公相禁戒如句吻毒筆  
幸願粟谷先生出而一變而為慶曆之文明矣不幸李

克信輩以大家傑出之才倡為豆應豆應曲契一切以  
談誚禮汝為事故士之稍秀者皆入於其流自是學之  
名為世所諱 元卷集

宋元祐間王景亮與士族無名子結為一社記事嘲誚士  
大夫瑋曰豬鬣關近歲京師輕薄子貼榜於市街凡朝  
官被人侮笑者無問存沒以甲乙第之各於名下畧疏  
其實摠三十三人瑋曰龍家榜一時宣傳以為譏笑後  
有人作詩曰京師新出龍家榜好事真同豬鬣關善詭  
可無多口累惜他張元與劉攽 設聞錄

先海壬戌南草始用於世 日月錄

李生大醇庶孽也精通經學多識禮文知名一時為童蒙

訓導訓誨諸生多有成就立朝之人亂後流寓於川地  
窮不能自存有大臣憐其窮困還付訓導使之受祿資  
活李生僑寓於崇禮門外遠近冠童受業者頗多一日  
李生來余告別余恠問之李生曰吾自六七歲受業於  
先生長者今已六十餘歲未見如今日之風教也口尚  
乳臭已分明黨不識一字先評時政一聞路上長喝之  
聲必爭先出見曰宰相某也某人之黨某人奸人也又  
出見曰某官也某人之黨某人賢者也非其黨類則雖  
高官大爵無不舉名慢罵且不分貴賤皆服綺羅時風  
世道極可寒心若此不愛國家寧有長久之道乎吾為  
斗祿久留必蒙大禍以此決意下去矣是壬戌之冬也

翌年國步重新人皆服其先見之明 竹窓閑話

已未深河之役我國被陷軍卒幾盡走回餘存皆作奴僕而絕無為軍兵者胡中相語曰虎豹可馴而惟朝鮮人不可馴云 建州問見錄

有一武官嘗在人家見一年少名官與其父友聯席而坐無所遜避而見者不以為駭歸而語人曰吾嘗見西谷李判敦正英在少年時以前任翰林為私行違行陰趙叅判希逸在高陽惠陰嶺時趙公年尊李公下馬拱手而立趙公駐馬與語良久乃行過數十步許忽回首呼之曰吾有未盡語可來更聽李公即下馬趨進鞠躬請教聞者以為當然不甚稱異蓋于時士大夫皆有敬

長之風故有齒德者能以長者自居年少者亦能卑遜自將也今則為下官而不敬其上官以廉尊而凌侮其嫡族自以為高節能事今之距而公相與之時僅七十餘年風俗之壞一變至此吾安得不傷心而累唏乎云 因

繼錄

孝廟朝李迺陽時白赴燕還 上問諸國習尚公曰胡倭尚弓砲我國則論詩賦而已此可以存亡理亂乎 神道碑 尤庵集

肅廟丙子冬有一老吏歸自關中語其妻孥曰近來名官聚會終日所談一無及於國計民憂者只論列邑諸倅所饋多少好否比較彼此曰某倅所送某物極精妙某



俾所送物種頗優名流之評品饋遺如此則外方之微  
歛必增徵歛增則民怨必興國安得不亾垂涕不已

王父貞孝公

輜南

生丙申同春宋文正浚吉少王父十歲

洪沂川命夏少王父十一歲鄭相國致和少王父十三  
歲而諸公官高之後與王父書札皆自稱侍生此誠先  
輩遜讓篤厚之風而今世非其父執年二十以上不以  
尊長待而不肯稱侍生數十年間風俗之衰薄如此壽

集谷

我國與中朝不類我人讀書有音有釋有口設故人未易  
學中朝所言皆文字無音釋口設故其學易就我人奸  
巧多疑常不信人故人亦不信我中朝人純厚無疑雖

與外人交賣而不甚爭話我人雖臨小事輕躁喧鬧故  
人多而不能就中朝人靜默無言人雖小而事易成我  
人多食飲苟失一時枵腹無所措細民貸於富屋猶糜  
費而不知節用以至於困貴者多列酒食不知厭若起  
軍兵則飛輓過半行者出數里之程而輜馬塞途中朝  
人不多食一時所食只一燒餅猶可度朝夕不必煮飯  
軍卒掛乾糧於馬鞍以備飢餒行者數十萬里之遠只  
齋銀錢求飯即食求酒即飲求馬即騎求僕即率居有  
宇而宿有婦故無難行之處我人居官者有早飯朝飯  
晝飯或有無時會飯中朝人居官者雖公卿大夫其家  
備飯由一器送于其司而饋之我人出使外方者則官

吏迎送于境先備酒食其入邑也邀遊數日大開宴席其  
送別也張幕於佳山勝之間挽袖不放終日不巳故官  
家日蕭吏民日瘁而不勝其苦矣中朝人出使者萬騎  
前導節鉞輝煌可謂盛矣其入邑也官吏拜于堂下使  
人入房只啖豚蹄糲飯與伴從同宿一榻明日即行官  
吏出五里外餞三盃而送之故使不留連官無費物而  
州縣常足也我國人物奴婢居半故雖名州鉅邑而軍  
卒少中朝則人皆國人戶皆精兵雖小小僻邑數萬  
之眾可以猝辦我人輕佻不定民不畏吏吏不畏士士  
不畏大夫大夫不畏公卿上下相陵思相傾軋中朝則  
下民畏吏如豹虎吏畏公卿大夫如畏神公卿大夫畏

上如天故莅事則能就出令則易從也 慵齋叢話

我國應舉儒生稱而幼學者不知昉於何時而其義則蓋  
取諸曲禮孟子也踏蹬科場者年過四五十猶稱幼學  
已無意義又有俗說生稱幼學死稱學生者舉子書四  
祖其父若祖生而無官則必謂之幼學謂其父祖為幼  
學豈不可笑之甚乎俗說又有登司馬者生稱生負進  
士死後方加成均二字書四祖者或以祖父生存而書  
曰成均生負則見者大為忌諱亦甚可笑也今見正統  
元年刊行三體詩卷末記校正人名姓有曰成均生負  
姓某者三人可知俗說之訛謬特近世為然也又見某  
書大明人有張幼學者際行甫者可知中國無幼學之

補也  
治谷三官記

